

自主學習計畫——阿美族語言與文化¹ 期末成果報告

107000234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宋硯之

108048210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丁千堯

(依學號排列)

指導老師：林瑞櫻、蔡美媛 (依姓氏筆畫排列)

一、沉浸式族語習得、阿美族語語言結構

本課程的重要主軸為沉浸式語言習得的環境製造，近年來眾多研究顯示，以沉浸式語言習得的方式進行語言能力訓練，是一種對學習者而言很好的方式。沉浸式語言習得乃使用目標語言作為載體，進行語言教學，甚至是透過該語言教授其他科目或知識。此教學法必非傳統透過第一語言教授第二語言的方式，而是直接透過第二語言引導或是默示，以達到習得的目地。

在課程中，我們每次會運用一個主題性的句法，圍繞著此句進行反覆練習，以達到反覆練習並能造句的階段。而在課程當中，若有某生對內容感到不能理解，老師們也會透過語言搭配肢體動作進行示意，或者是引導另一名學生進行回應，以微社群的方式，結合視覺與聽覺習得語言。

在學期初，我們進行了「自我介紹」的練習，透過老師們先互相詢問單句問題，如名字（全名，含親名與氏族名）、家鄉、年紀、家庭成員等等，依序建立學生們對於句型的熟悉度，經過一番練習之後，最後也能互相詢問對方其基本資訊，達到用族語認識對方的成果。

¹ 因原預計參訪日程恰逢疫情高峰，當時不得已之下未能成行，故轉為閱讀前人文獻，作為替代方案。

接著，我們分別針對不同的主題進行練習，例如生活會話、資訊詢問、訪問等等，老師們也會引導我們怎麼樣去使用語言中的不同格位標記、詞綴等等，也會針對語序錯誤進行修正，也都是讓我們先試著講，再來進行檢查。

我們也會針對阿美語的語法進行討論，但因此處的專業術語較多，很多族語無法表達或是成本相對高，故在大多時候是以華語作為討論的語言。結構的部分，通常以構詞與句法為主，我們會探討詞彙之間的關係，例如 tilid（書）一詞如何變為 pitilidan（學校）、mitiliday（學生）等等衍生詞，或者是像是阿美語的焦點系統的運作規律、格位標記如何使用等內容。

二、阿美族相關個人、組織訪問

在課程中，我們也選定了兩組與阿美族相關的個人及組織來訪問，分別是新竹市阿美族議員林慈愛，以及族語共學園之創辦人 Nakaw 林淑照，最後會以專訪報導的方式呈現。

選定訪問人選後，我們開始擬定訪綱，並運用先前所練習的族語來撰寫，再由老師們協助校正，比較可惜的是，林慈愛議員表示離開原鄉已久，使用族語回答方面較為困難。

（一）新竹市阿美族議員 林慈愛訪問（2020.06.12）

訪談同學：宋硯之

【#so'elinay】²凡事親力親為，林慈愛：「很簡單的，我只是想為自己族人服務而已。」

二十四歲來到風城的林慈愛，遇到先生後在新竹落地生根。來自臺東，同時身為阿美族的她，二十幾年來，因不忍心見到族人們如此辛勤的從事高度勞動的工作，在都市的生活也大不容易。林慈愛說：「曾經有長輩告訴我：『這

² 指「真正的」之意。

棟房子是我蓋的，那棟房子也是我蓋的！」我們知道說他們真的蓋了相當多的房子，但是說實在的，他們並沒有能力負擔得起當中的任何一間。其實當下聽到這個他在講述的時候，看到他的眼神是表現很自信、很光榮的，可是這個光榮的下面隱藏的，你會覺得很悲悽的感覺。蓋了這麼多房子，竟然沒有一間可以容得下我住進去。」

因此，在 2011 年時與先生一同成立了「新竹市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邀請居住在新竹市的族人朋友、長輩耆老們加入，亦為他們爭取生活上的扶助，或是解決子女教育的一些疑難雜症。另外，林慈愛也發覺了新竹市尚有另外兩個原住民族相關協會，但她自己的感覺是為了當初政府的政令宣導而成立的，沒有真正的去落實原住民的權益和爭取福利，所以更加堅定了要為族人付出的信念。林慈愛也提到：「他們從年輕來到都市，現在已經變老了，錢也沒賺到，身體差了，想回部落更無法回去。因為他們一直在經濟壓力、支撐家庭的漩渦裡面打轉你知道嗎？應該是講中央跟地方的政策，的確是要再對原住民更多一點關懷的。」

在 2014 年時，剛好新竹市的平地原住民人口數突破地方制度法規定的 1500 人，可分配到一席議員席次。而林慈愛的先生就勸她說，妳如果真正要為族人服務，應該是要出來參選，獲得一些政治上的資源，以及對行政團隊的監督權，原住民的聲音才會被聽到。林慈愛掙扎了許久，因當初僅是以協會的角色想要幫族人跟政府做對談。同時也考量到家庭、孩子等等，同時也覺得成為政治人物所要面臨的壓力很大，不論是來自於家庭當中，抑或是外界的聲音。考量了半年，也跟先生為這件事爭吵了一陣子，最後就帶著想為族人發聲的初衷，參加了選舉並順利獲選。

「都市原住民目前有最大的三個危機，就是社經地位較低、文化傳承斷根、社會歧視影響。」林慈愛表示走了這麼多年，從協會到現在的議員身份，就有一些想法，希望能改善族人生活、讓孩子受好的教育跟改變外界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等。尤其是刻板印象常常造成族人自卑感，像是原住民只會唱歌跳舞，很會喝酒，都是整個主流大社會給予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

林慈愛不諱言說原住民族的確在藝術、運動等領域可能有優勢，但長期以來就被定型說你們原住民就只會這些。而為什麼有些時候很難在其他領域發揮，就是因為在這樣的體制下，經濟的壓力造成學習資源分配的不均等問題，導致原民學童們難以有好的背景、資本去在大社會中競爭。更有選民曾提到，房東因為他的原住民身份而改變心意，拒絕出租房屋，感覺上就是認為原住民會「怎麼樣」的那種態度。例如這樣的歧視，是林慈愛很想要破除的一個現象。

對於族群、原民的事務，議員凡事皆是親力親為，只要族人一通電話，必定儘速聯絡相關公部門，一同到族人家中處理，當然族人會了解到議員辛苦的部分。不過可惜的是，因為選舉的緣故，常常會形成對立、拉扯，而議員也提到，這樣的對立有時候你根本不能理解為何產生，而這樣的傷痕是很難去癒合的。但即使如此，當初選舉時沒有支持林慈愛的族人提出需求，還是得盡力地為族人服務，不能因為選舉上的撕裂違背當初的初衷。針對與公部門的協調上，也常常因為所謂「選票數」、「人口數」的考量之下，會有資源下放程度的考量，也因為這個議員席次是屬於新設的，很多政府單位還是會忽略原住民族的聲音，甚至對於新竹市原住民族人口數有如此之多（4000 多人）感到相當驚訝。

原住民族人與公務人員的矛盾感也時常上演，林慈愛以最近的紓困申請為例，指出族人遇到公務人員時，可能會因為資訊上的落差，或是工作繁忙以致於資料準備不齊遭到退件，同時亦常常受到有意無意的歧視，認為說這明明才一點點錢也要申請，讓族人相當無奈且難受。同樣的，並非不是族人們資格不符，有時可以軟化態度協調的地方，部分公務人員態度依然相當的無情，林慈愛也希望負責這些業務的人員可以多一點同理心，不論是對原住民族人也好，對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也是需要如此。

最後，針對新竹市府對於原民的施政方面，林慈愛表示雖然黨派不同，但是相當感謝林智堅市長對於族人的付出。林市長對於那魯灣部落設立原民專區相當不遺餘力，同時亦為當地族人爭取了相當多的經費。一開始透過林議員回報給市長，市長也了解到族人有這樣的經費需求，包含基本的路燈、公園廣場

等，皆以原民意象為設計主軸，並搭配一些傳統工法進行社區營造。而議員也透露未來那魯灣部落的相關建設計畫，包含文化聚落的設置，以及透過 333 模式進行房舍改建等。當然以上提到的皆是屬於硬體方面的建設，林慈愛提到，在軟體部分可能市府還有很多值得努力加強之處，包含族語振興、學童教育、老人照護等等方面，相當眾多且很「小細節」。但林慈愛也說，新竹市的原民人口數不算多，若要編列預算真的不需要太多錢，也是得盡快去做，同時亦希冀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都能夠繼續為族人服務。

(二) Tamorak 族語共學園創辦人 Nakaw 林淑照 (2020.05.24)

訪談同學：丁千堯

【#sa'icelen】³創造學習族語環境，林淑照：「教育應以內心認同出發。」

1. Mana pati:reng kamo toni kongsyeyin?

當初創立共學園的起因為何？為甚麼取 tamorak？

A：O holan kako ta mangnila ko sowalen no pangcah. ano mafokil misanopangcah anini a wawa, ta ta`hi sa I faloco ako . Mafana ko halateng ko matoa`say.老人家沒有受過教育， nika 依然擔心部落小孩的族語學習情況。O singsi ako i picodadan, mafana kora 華德福教育, mana i pasifana to wawa misanopangcah.認為學習族語適合用華德福教育，因此從原本服務的小學離開，創立現在的族語共學園。

因為老人家的話而啟發思考，影響到她決定要創立共學園，老人家認為不會講族語又要如何自稱為阿美族呢？ Nakaw singsi 舉例巴宰族的阿嬤是最

³ 意指加油。

後會說族語的人，然而未來的阿美族語假使沒好好的傳承，可能也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之所以取名為 Tamorak 也是因為那位老人的啟示，因而用她的名字來取。

2. Patireng kamo toni kongsyeyin, Iraayko caay kapaka so' elin i tisowanen?

創立共學園有被質疑的時候嗎？

A：部落的老人家會這麼問：「O holan 嗎？mafana' no pasifana cira.？」在 niyaro' 會受到質疑，Nakaw 提到在原住民地區的確會被老人家質疑，同時和老人家聊天的時候會隨時做筆記，anini 錄影和拍照，老人家也會質疑其正確性，舉例：八九點會用網子 (sacaok) o mipolaw i cepo 補蚵，港口和靜浦有這個說法：picaodan，指太陽在三角網舉起來的高度命名。有些老人說他們沒聽過，因此受到質疑，更遑論年輕人對這個詞的了解。有些時候老人家也會質疑語法不對怎麼可以去教孩子，然而往往教孩子的人都是部落裡的婦女，找他們一起研究生活的教材，就算被質疑，依然會持續做下去，因看到語言消逝的速度和文化斷層的現象，Nakaw 認為越慢做文化消逝的越快。大學生讀、寫較弱，如果現在的小孩不教的話會很可惜。

3. Nasatapangan tahanini, o maan ko sakarorayan namo?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A：很想招集年輕人加入，ira ko 年輕人、讀大學 ay、kara 20 幾歲的年輕人，因為是族語共學園是民間的單位，caka adihay ko pida ko 薪水 tini，薪水的部分較低希望年輕人投入的吸引力也較低，最大的困難和 roray 無法招集到年輕人(可包含不同的族群，看其學習的動力)，現在持續在募款寫計畫，saka tosa o roray，部落的家庭選擇國幼班而非共學園。Nakaw 認為現在的家長缺少勇氣讓孩子選擇認識自己的課程，而是進入漢

人的學習制度下競爭。選擇與漢人競爭的國幼班為部落大部分家庭的選擇，本村選擇讀母語的小孩較少，而是他村的來學習較多，相當的可惜。

4. Pakini i tona cakahecahecad a seraran, iraay ko mipatosokan a sapipasifana' no nomo haw?

針對不同年齡的教學方向為何?

A：生活為導向的生活，且是混齡的教學，基本上教材為幼稚園大、中、小班通用，在班上通常會鼓勵大班的學生照顧年紀比他們小的孩子，除了學會和同齡的孩童互動之外，也可學習和年紀較大、較小的同學互動。族語共學園另外也設計國小的教材，在此較有明確的年齡設計差別。然而大體上的教材方向皆不離生活環境的方向。

5. Iraay ko halaka namo to sapipatenak to kongsyeyin ikor haw?

未來還有更多的計畫嗎?

A：希望公辦民營為方向，在辦理族語共學園的方式其實資源上有限，希望能爭取公辦民營的方式，如果國家覺得語言很重要的話，以國家來做是好的，師資的部分可以從部落的人來辦學，對於族語或文化是相當大的關鍵。Nakaw 提到從日治時代，殖民政府在村落內設學校，說是為了教育，其實是為了統治而做出的措施，這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文化快速的消失是因為學校的設立，要如何增加母語的接觸時間是相當根本的問題。假如民間有這種全母語的場域，受到政府支持，Nakaw 認為這也能成為某種示範。目前的學校，教大多學生如何不斷的競爭、學習新技能，然而教育的本質應當為認識自己，許多的部落兒童進入學校，反而在校否定自己或被同學否定，只因其成績無法與其他同學競爭。現在所做的努力，是希望在孩子心裡種下一粒種子。在銜接方面，也有鼓勵小學生申請自學，共學園自編國小教材，在語言方面教學母語、在歷史方面介紹部落歷史、數學、自然，主要還是以部落內的事物、傳統技藝去做結合，像是部落建築課程等。期許未來能受到政府

的重視，使其成為這條路上的某項示範。

結論: Nakaw singsi 雖然本身為漢人，然而聽到部落老人家所說的話，因而從原本的國小辭職，創立了族語共學園。在創辦的過程中其實受到許多老人家的質疑，其中包含質疑她的身分和教學的內容，然而她卻不因此氣餒，努力的到部落中的老人家中訪問、做紀錄，同時找尋部落中的族人來一同做教材和教學，大部分仍是安排部落族人做教學。除此之外，她也提到創立到現在覺得困難的兩點，首先是招集不到年輕一輩的人加入，接著是部落家庭依然選擇國幼班為多，較少選擇族語共學園。

訪談完著實感觸很深，是因為看到他們相當的努力做語言傳承，但究竟有多少人會買單依然還是取決於社會中所倡導的走向。究竟何謂競爭力?家庭送孩子往都市讀書，和其他小孩競爭，然而卻是一種被動的競爭，所比較的是成績，許多小孩因此否定自己。Nakaw 提到的教育初衷即是希望孩童能更認識自己，我們相當的認同，許多人僅僅是盲從的競爭，在其中感到迷茫、毫無方向，有時也會因而壓抑自己的情緒，到頭來成為競爭中的輸家，所承載的壓力將會是壓倒駱駝的最一根稻草。我們認為首先應當是先認識自己，或許是透過了解自身身分、語言開始，當對自己有了一定的了解後，才會了解自己有何與他人不同之處，彼此因特長而互相競爭，良善的競爭應是在其中學習到如何改進，而非取決於成績單上的數字。

三、阿美族相關研究或書籍自主閱讀討論

(一) 莊順統 (2008) 《阿美族原住民政治參與之研究－以花蓮縣光復鄉為例》

1. 選讀動機：

在原住民族權利的爭取路上，很重要的一點即為政治參與，而長期以來大眾都會有一個原住民政治立場有特定偏好的想法，也想看看是否

能透過本篇文章得到相關歷史脈絡的解釋。也想看看原住民的社會結構跟傳統政治制度是否在政治參與方面會有影響性。

2. 文章摘要：

研究動機中提到，原民雖保有其傳統政治制度，但現代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影響性。同時也好奇原住民在人口少或特殊社經地位下會不會異於其他族群，亦想探討在原運之後情況的改變。而眾多政黨都有提出原民政策，但是否淪為表面？大多數人為何還是選國民黨？作者也希望透過觀察、訪談光復鄉族人以得到答案。在文獻回顧中，作者亦整理了眾多學者的對政治參與度的看法，並想看看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是否有結構性的相異處。整理完不同研究作為其研究背景及參考理論，同時也針對前人的相關的文獻進行廣泛分析。而本文預計採歷史分析、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進行研究。

接著，作者以歷史的角度介紹殖民國與阿美族人的關聯，以作為背景，自日治後期到國民政府時期，逐漸的被國家「內化」。而也提到戰後後山地區長期被國民黨把持，透過威權體制設計制度、綁樁、攏絡等行為，長期宰制後山。年齡階級制也被利用作為政治的目的，阿美族的傳統文化組織受到嚴峻挑戰。而解嚴之後原運興起，原運團體也開始與民進黨合作，打破長期以來的政黨疆界，陳水扁政府在 2005 年通過原基法，原民與國家進入了新的一頁，隨後提出「準國與國」、「國中之國」概念，但未能付諸實行。不過在光復鄉，居民政治相對冷感，被動等待「德政」，依然是國民黨鐵票區。

作者也提到，民主政治後下的部落有將傳統領袖選舉涵化的現象，同時帶有傳統的精髓，但是以「選舉」方式產生。而中國文化對阿美文化的影響勝於日本，並影響其政治選擇。隨後則是解嚴後的政治疏離感，造成投票率趨低，但也並非對人權民主一無所知，不過，原民選區賄選相當嚴重，在民進黨執政（2000 年）後有改善。政黨方面，到較

後期民、親二黨有成長空間，國民黨不再具有絕對優勢。在政黨經營方面，國民黨傾向組織全面滲透，民進黨則是文宣戰，但在光復地區效果極為有限，再加上經費不足無法全力經營，形成了現況。

3. 文章心得：

讀者們曾在網路平台「關鍵評論網」上看過一篇文章，《台灣變天，除了原鄉！原住民為何是國民黨的鐵票倉？》，同時與自身的經驗高度相符，也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原住民族人投票傾向的脈絡與原因，而非針對表面現象進行過度解讀或是批判。這篇文章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研究範圍雖小，僅在 Tafalong 及 Fata'an，但可以很好的進行全面性的訪查與歷時研究。作者以非常多元且豐富的方式進行踏查，試圖找出 Tafalong 及 Fata'an 的阿美族人投票傾向單一的現象之原因，包含實地觀察及搜集資料研究，為我們開出了一條順暢的道路。

國民黨利用了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威權式統治方式，雖無血腥鎮壓之情事出現，但常常用脅迫的方式威嚇族人，同時，在地方運用大量人力建立起人脈、收編部落、解構原有結構等等方式在部落建立起強大的控制力，今日雖解嚴甚久，但這樣的遺緒卻還是繼續的盤旋在部落上空，其他政黨雖有起色但幾乎也無法取得優勢。

在早期，國民黨這樣的組織戰就統治者或是政黨層面來說成效相當不錯，透過影響部落較高階級者，再去傳遞至較低階級者，利用阿美族傳統的制度進行政治「宣教」，直至今日雖強度不再，但效果依然顯著。相較來說，民進黨早期資金嚴重缺乏，拓展版圖只能靠選舉，花蓮地區僅有全縣的選舉偶能勝選，小區域依然無能為力，而其抗爭形象又受到地方耳語強化，加上空戰下資訊落差無法傳進部落，即使有完整的原民政策，似乎依然無法撼動國民黨的地位。

另外我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族群認同的部分，文中提到說「他們是台灣人，我們是阿美人」，顯示可能特定年齡階段的族人沒有所謂「台灣」作為島民共同體的思維，而是視為他者，這同時也顯示在語言當中，部分阿美族地區會稱呼非客家的平地人為「Taywan」，且自己並不包含在內，或許也是因民進黨強調「台灣主體」，而無法直接打入原鄉的原因之一。這樣的認同是否在近年的年輕世代有所改變，也是值得深究的題目。

最後，我們認為原民在做政治選擇時，有一定的歷史脈絡，我們勿以太武斷的標準去評論這件事，而是要試著從根本去了解原因。而我們也了解到，原住民族當今參政上的困難。大多數候選人皆只能依附黨派，或是以無黨籍身份參選（不過也常帶有政黨色彩），若要成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政黨並取得成績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因原住民族人口少，假設要通過 5% 的不分區門檻，基本上得要 2 倍的台灣原住民人口，以現有制度下幾乎不可能。所以，就未來而言，原住民族在這樣後設憲法國家內，要如何參與政治、影響政治、並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是我們可以持續追蹤的議題。

（二）吳景雲、劉美慧（2004）《高等教育原住民學生學校適應之研究》

1. 選讀動機：

因平時多少曾聽過，原民學生在就學過程中會有適應的問題，「加分」等議題也常常被拿出來討論，故想透過此篇文章了解，原民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的一些適應層面研究。

2. 文章摘要：

作者們因為發現原民人才的先前研究中，大多只著墨在人才培育的「結果」，並沒有提到其過程中，何者得以獲得機會，又是否有人才流失情形？同時在眾多研究中也顯示，原住民族透過優待就學，學業表現或適應也常常會有困難之處，故作者們希望透過深度訪談 8 位不同科

系原民大學生，理解其適應歷程、轉化策略等，同時搭配資料分析得出結論。

在文中作者們提到，高等教育常常使用電腦，部分學生會感到困難，同時在對大學來說相對基礎的科目，如英文、數學等，也讓很大部分的學生感到障礙感，特別是非常多的教科書為原文書的情況下，更讓問題雪上加霜。而有一位同學學業上極度不適應，一整年三分之二學分不及格被退學。接著是有一大部分學生提到的，常常會有他者以「加分進來的」去描述原民生，多數感到不適，僅有一名同學將其視為讓他人認識原民生的契機。

而面對課業的轉化方式，有一半的學生選擇自學苦讀。同時，有些同學發現玩樂會導致成績下滑而有態度的轉變，上課更認真，下課後也會複習。也有部分同學會尋求協助，或是到圖書館找翻譯書。

在人際關係方面，同學們會傾向於找同是原民生相處，也常發絕非原民會貼標籤、開玩笑。而就大多同學的經驗來說，轉化方式是在原住民社團中尋求凝聚。面對歧視時，則是會以身作則，試圖消除他人錯誤觀念。也有部分人選擇宗教方面的寄託。

最後，經濟方面的落差也形成問題，有一位同學只能省吃儉用過生活。作者也建議原民會在大學端給予原民生追蹤輔導，同時檢視原民社團狀況。

3. 文章心得：

閱讀完本文之後，雖然這篇文章已經是 16 年前完成的，不過就讀者們自己接觸的經驗來說，至今依然相當符合，但或許有減緩的跡象。例如文中所提到的歧視部分，我們發現，雖然已經過了 16 年，大眾對原民的認識可能更多，但這個社會惡意的部分似乎從來沒有減少過，身邊陸續都有原住民族的朋友們收到一些不適當的言論，尤其是現今是網

路世代，常常有人透過匿名的方式針對整個原住民族進行攻擊，我們離真正的平權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而文中所提到的經濟或課業的難處，似乎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短期內可能較難解決，但若同時發生在原民生身上又是多一重的壓力。不過原民生若透過升學優待入學，預期應可進入比原始成績高分的學校，是否會造成學習的嚴重落差還可以進一步研究。

幸運的是，在今日的大學校園中，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或是原住民交流社團已經蓬勃發展，多數大專院校都已經有上述資源可凝聚原住民學生的感情。同時，與非原民生的相處在筆者們的經驗來說也相對文中所述的融洽許多。在今日，較常被提到的則是「微歧視」，與文中的「刻板印象」較為相似，是當今世代亟須解決的問題，不容忽視。

至於未來展望部分，目前《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過後，將所謂「全民原教」納入課綱，換言之，所有受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學子，不論原民與否，皆會涵蓋部分原民觀點的教材內容，讓學生們可以更認識到臺灣的原住民。同時《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也正如火如荼召開公聽會，期望在未來能夠有從族群觀點出發的、全新概念的原住民族學校。

(三) 陳誼誠 (2019)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活力：研究與推動〉

1. 選讀動機：

除了對於阿美族的文化了解之外，對於目前原住民語言的推廣與現況希望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藉由此文章，亦能達到沈思族群與個人之關係。

2. 文章摘要：

作者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各學者對於原住民語言研究能更積極，希冀能透過學者的重視，引起原住民語言的研究風氣，然而作者在文中也提到，目前的台灣原住民語言活力指標大部分都是以個人的見解

提出，屬自設指標的研究策略，4唯獨只有一位學者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估指標作為論文中的主軸探討，此一現象，作者所觀察到的是許多學者為求便利性，而依地緣或工作之便提出學術報告，而非仔細的去研究語言活力的部分，其近一步可以看出，原住民語言活力的研究並未形成學術研究的風氣。

首先作者先概述目前國際間對於語言活力研究趨勢，原先的指標元素主要為：使用人數多寡、地位（status factors）、制度性的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 factors），以上三大元素，然而其他學者認為，除了三大元素之外，應當還須包含社會制度及語言位階…等，一併評估。少數語言瀕臨的議題主要是透過《Language》期刊因而受國際學者所關注，其中一位學者提到，語言狀態應當分為滅絕、垂危、瀕危和安全等 4 類，接著亦出現 5EGIDS 量表作綜合性的指標，另外，經過許多學者的參與後，EGIDS 被做為發想骨架，延續出語言活力的五個條件 FAMED，分別為 Function（功能）、Acquisition（習得）、Motivation（動機）、Environment（環境）及 Differentiation（區別）。

先是了解國際間對於語言活力的相關指標設定與研究後，反觀台灣目前的狀況，作者分為三個領域進行探討，分別為社會語言學、民族學、教育學。社會語言學的觀察主要為語言的維持及轉移現象，也就是專注於研究語言本身，而民族學則主要研究的為原住民語言相關政策與推動，在教育學的部分則是著重在語言教學與如何學。政策上，政府同時計畫語言應結合家庭、社區、學校，實施師徒制、語言行銷…等方案。

⁴ 參見陳宜誠 2018〈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活力：研究語推動〉《原住民學界》第 41 期，頁 156

⁵ GIDS-Graded Internation Disruption Scale，世代傳承失調分級量表，1991；EGIDS-Expanded Graded Internation Disruption Scale，擴充的世代傳承失調分級量表，2010

3. 文章心得：

看完此篇文章，能深刻的體認到作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重視原住民語言的相關研究，目前所屬最多的研究為原住民族語的推廣與政策，少部分才是對於原住民語言本身的相關研究，同時語言活力指標中重要的部分需透過語言研究達到共識，作者所要提倡的一同延續語言、一同制定屬於台灣的獨一無二語言活力指標，我們認為有其困難之處，但相對於保守的舉步不前我們更希望能勇敢地踏出那步傳承族語抑或是參與研究語言、紀錄語言，從前會納悶，各族群的語言會消失於時代的變化下，為何還要致力於學習族語呢？然而現在，學習的動機並不單單是希望能傳承給後輩們認識，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語言對於一個族群來說是外顯特徵，也是乘載文化的媒介，然而假使語言消逝了，我們又要如何界定自己呢？

(四) 羅素玫 (2005) 〈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

1. 選讀動機：

透過文本的選讀，期許能進一步了解關於阿美族的傳統祭典與儀式，同時阿美族所看重的階級制度，亦能透過都蘭小米週期儀式介紹多少有些了解，除了男性年齡階層之外，亦有關於性別上的論述，像是什麼性別差異所分配的工作也有相當大的差異，藉此文本一同深入認識阿美族的族群價值觀和文化邏輯。

2. 文章摘要：

這篇文章主要是希望從週期性小米祭去反觀兩性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否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主要透過小米週期性的祭典儀式介紹背後男女性之間的分工模式，可以發現阿美族女性在男性外出的形式上缺席是

具有意義的，而非二元化的分工對立。

首先簡單介紹祭典的時程，在阿美族的觀念內，12月到2月為冷季，3月到4月為風季，5月到7月為太陽季節，8月到11月為風季，年度的週期工作則是分為5個祭典，分別是年度獵祭、小米播種儀式、收穫祭與入會祭、豐年祭、成年禮。以下會概略介紹各儀式與祭典的內容與目的，最後以小節的形式結合兩性接續關係來做比較。

首先是年度獵祭，簡單來說是由舅舅負責進行打獵的工作，在出發之前，姪女會準備便當，讓他們隔天上山打獵時有飯可以吃，出發前的晚上他們被禁止與女子同床，否則會在打獵時受傷，之後下山必須帶一塊獸肉回贈與姪女。從此儀式筆者認為可以看出阿美族的關係之核心一兄弟姊妹關係，以及由下代往上代的移動，象徵小米的移動與傳遞。

狩獵過程則相當注重長幼有序的形式，像是出發的行囊通常是以年輕一輩的族人搬，而較為年長的族人則是負責念咒語防止 kawas 惡靈跟來作法。從此處筆者有提到兩個看法，首先可以看到儀式皆為年齡最老的組長來執行，同時過程中的儀式皆有關村落空間與狩獵空間分開的儀式，除此之外，可以觀察到男性的移動行為與女性待在村落的靜止行為。

狩獵回程，部落裡的女性必須穿著傳統服飾迎接，接著執行配獸肉的過程，每個人皆會被分配到不同量的獸肉(以階級來做區分)，通常會帶回家中進行分配，主要會回贈姪女一塊獸肉其餘的和家中成員一起分享。

從以上的形式，可以發現當初小米做成的便當透過姪女之手，交給舅舅帶上山，消化後成為打獵所需的能量，接著下山以獸肉重新回贈給姪女，其中可以看出小米在過程中的傳遞狀態，亦可看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分工並非二元對立毫無關聯，而是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提供男性打獵所需要的能量。

接著透過祭典所舉行的儀式，也可看到與小米週期性之間的關係，譬如五年一次的進階儀式，分為三階段，首先是12月的年度獵祭，接著參

與 7 月的豐年祭，最後參加 8 月舉行的成年禮才能成功進階。對比小米的成長時間，小米播種於 12 月，成熟期為 5 至 6 月，直到小米收成時，也代表族人成功進階。從成年禮的起始時間與小米播種的時間符合，可以看出阿美族將人與小米視為共同體的概念。

接續著獵祭的是小米播種祭，其主要有六天，每一天又會在個別舉行特定儀式，第一日為除喪祭，象徵對於過世的人的悼念與追溯，主要是以家為單位，接著第二日為除穢日，以部落為單位，進行部落內部的除喪，象徵對於遊蕩在部落內的 kawas 進行區隔，除去部落內邪惡的惡靈。第三日為準備日，第四日為準備種日子，第五日則為播種日，可以看出按部就班的播下小米的過程，然而其中包含著許多禁忌，像是在第四日的準備種子過程，必須在太陽移入地平線前完工，除非會遭受到 Kawas 的詛咒，使的作物無法順利收成。

最後是小米收割祭，在小米收割後入倉的儀式是禁止男性碰觸的，有學家經過觀察所述，男人沒有碰觸的權利，是因為他們食鰻魚的緣故，鰻魚很滑不容易抓住，如果讓男性碰作物的話，也會如同鰻魚一樣滑溜溜，作物會逃走，財產也會因此而失去。

筆者透過上述的分析，認為兩性之間基於不同的情形彼此平等分工，並無孰優孰劣的差別，反倒是認為彼此相輔相成，女性本身具有育的象徵，負責照顧小米的成長，而男性相對於女性的「穩定」工作較具有「流動性」，不管是獸獵還是階層上進階，因此可以說雙方工作的分配基本上是互相接續且有連結性的。

3. 文章心得：

透過此文本可以透過一些故事了解祭典被執行的方式，和參與在其中的人們是如何的互動，推想從前的族人是如何的分工和相輔相成，兩性之間的互動觀念依然延續至今，然而小米週期性的儀式已經消失了，僅剩下豐年祭與成年禮依然在舉行，通常成年禮會在豐年祭之後舉辦，然而現在

卻是豐年祭活動中的其中一環，可知在社會變遷下，許多傳統正以快速的方式消逝，令人覺得可惜，要如何在傳統與現代變遷之中取得平衡是現在所需要一同關注的議題，同時所謂的傳統也是經過不斷變遷而傳承至現今，我們所要維護的並非固定、既定印像中的文化，而是經過時代加溫的文化，具有時代差異性、且可持續延續下去，表面上看似有所差異，但實質上本質卻依舊。

四、成員心得與結語

(一) 107000234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宋硯之

因為本身對於臺灣南島語非常有興趣，同時也在臺語所修習相關課程，故有機會結識本次課程的兩位指導教師，兩位老師的語言及文化底蘊深厚，常常可以帶領我們一同發現阿美族語中的秘密與神奇寶藏。

本學期很幸運能參加這樣的計畫，經過了一學期的訓練，我對於阿美族的語言與文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同時，也在此感謝老師們辛勤的指導。而在閱讀所設定的論文時，發現了不少原住民族人在社會上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困難，以及身為非主流文化傳承者的壓力，亦開始思考，一個非族人，但對原住民族群語言與文化有興趣的自己怎麼樣更努力地去從根本理解這些議題，並付諸努力。

最後，覺得有點可惜的是課程走向與一開始設定有落差，個人認為並不是加了一堆料的拉麵才美味，若每一種配料都來一點，常常會相互混雜而影響味覺，而簡單的食材必須吃原味，同時在料理上也會比較困難，但是若好好的烹調，最後能得到相當具有層次的風味而不會被其他東西搶走風采。「少即是多」，被迫加一堆蔥其實嚴重影響食譜設計的純真性，希望未來審查食譜時，能夠多多尊重設計者的原創性，而不是說「這道菜其他餐廳應該也有啊」（事

實上也不然），再來叫主廚加一些違反其原意的食材。以上言論僅代表個人，非小組整體立場。

(二) 108048210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丁千堯

這堂課對我來說受益良多，從前學習族語並未對於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族語老師也只是簡單的教我們單字，然而現在參與這堂課程，在傳統文化上有更加深入理解，像是阿美族的命名方式，同時現今原住民的生活狀況及補助問題也有一些基本了解，更精采的是老師們全族語的教學方式，讓止步不前、不願開口的我，有了明顯的進步和改變，由於半學期的時間著實相當有限，這半學期內卻也在我心中埋下的一顆難忘的種子，如同尚待澆灌的小樹苗，需要時不時的充實自己，目前對於族語有了基本的認識，未來期許自己能賣開大步精進自己，語言與文化是需要不斷持續學習的，未來我依然會持續努力！